

中国和希腊作为对人类文明演进作出奠基于重大贡献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令人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与中华文明一样,古希腊文明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并融合周边文化的精华。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近期推出特展“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展览汇聚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279件(套)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玻璃器、壁画、雕塑等。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慨叹的,古希腊艺术“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它之所以有永久的魅力,就在于创造性地寻求和缔造有深度的美。

### 雕像艺术,发现“人之美”

古希腊人对美孜孜以求,追寻人性的真实之美。例如这次展出的一尊大理石库罗斯雕像(约公元前520年),尽管年代久远,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古希腊,库罗斯意为“男青年”,也指代早古风时期(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重要的雕像类型。男青年的青春躯体散发出希望与力量之美,脸庞浮现神秘的“古风式微笑”——这是人物内心的愉悦,更是一种对生命表征的强调、对生命的赞美。

大理石库罗斯雕像的小腿和足部已经缺损,我们依然看得出,他的左腿向前跨步,处在动态之中。这真是颇具历史性的迈进。古埃及时代,雕塑主要为逝去的人制作,很少呈现诸种动态。进入古希腊时代,雕塑家开始有意识地为活着的人,特别是健美的人塑造形象,并进一步拓展现实题材,如为中老年人甚至社会底层的人造像,从而开启了全然不同的艺术领域。

古希腊艺术家渴望贡献新的美。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创作的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约公元前350年),是西方艺术史上第一尊展现女性人体美的雕塑。阿佛洛狄忒左腿微微抬起,脸侧向一边,肩膀一高一低,整个身体呈现反S形的松弛状态,并以肚脐为切分点,上、下半身符合“黄金分割比”。不同于主要以正面示人的古埃及人像雕塑,这尊雕像能够从全方位欣赏。参观者转到阿佛洛狄忒背后,可以看到她一高一低的肩胛骨和倾斜的腰线。

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代表了艺术家推崇的自由站立的女性人体形象,是一种整体而鲜活的美的造型。传说,普拉克西特列斯创作



③



②

## 向美而生 精彩纷呈

丁  
宁

①



⑤

### R创作者谈

## 越音跨山海 戏韵通人心

陈丽君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金秋时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飞越迢迢山海,在巴黎塞纳河畔展开为期半个月的巡演、访问与交流,唱响越剧走出去的动人乐章。

我们精心选取了《红楼梦·葬花吟》《牡丹亭·幽媾》《梁祝·十八相送》《陆游与唐琬·题诗壁》《赵氏孤儿·舍子》5出折子戏。它们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至清代。

《葬花吟》演绎了大婚后宝玉发现黛玉已逝的悲伤时刻,我在其中饰演宝玉。我特别喜爱这出折子戏:表演不足30分钟,情绪大开大合,戏剧张力饱满,加之打破时间、空间维度的舞台编排,让整出戏悲怆且极具感染力。演出当晚,我心怀一丝担忧,担心西方观众难以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样式、戏曲语言和舞美布景,从而无法共情于这个典型的凄美中式悲剧。

登上舞台,越音越韵在香榭丽舍剧院流淌。看到台下观众投入的表情、闪烁的泪光和演出结束后久久不愿散去的留恋,所有担忧烟消云散。首演结束后,我们收获这样一句评价:短短一个多小时,你们展现了从春秋到清朝2000余年的中国文化。

这2000余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创作的底气。我相信,凭借真诚的创作态度、不懈的创新精神和准确的表达方式,演绎生动的中国故事,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将逐渐消弭,艺术和文化之美必能触及心灵。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第一航站楼,我参加

了“中法文化金秋盛宴”活动。通过音乐、书法、美食等形式,中法两国艺术家进行了一场艺术交流,往来于此的各国旅客驻足观看。

我表演了两个经典唱段,一首是与法国歌手乔伊丝·乔纳森合唱的越剧《红楼梦》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见右图,新华社记者高静摄)。乔伊丝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和我说过很多次想学唱越剧。刚到法国,我就赶去给她“开小灶”。几次练习后,她已能出色演绎唱段,还学会了优美的戏曲身段。

另一首是以西汉司马相如的诗赋名作《凤求凰》为蓝本改编的同名唱段。海外观众对这段中国韵味十足的音乐颇为好奇,现场的旅法华人音乐家果敢热情地与我探讨,并向友人“科普”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佳话。

为使讲座更加生动有趣,小百花的青年

表演讲《花开的声音》——来自中国女团的故事,讲述越剧的文化内涵,介绍女小生艺术的由来与发展,并以浙江小百花的作品为例,向海外观众分享了女子越剧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继承和发展。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康斯坦丁·孔托吉安尼斯博士在讲座中肯定了女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为使讲座更加生动有趣,小百花的青年

演员们向海外观众示范越剧的指法,以及折扇、团扇等动作身法,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观众席里的让·塞拉芬医生是个中国迷,听说这场活动,特地前来观看。尽管不能完全听懂唱段内容,但演员的悠扬唱腔和生动演绎令他深受感动。职业运动员劳拉曾学习汉语,对京剧有些了解,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越剧,现场的鲜活体验令她倍感有趣且珍贵。在中国演员与海外观众具体而微的感受和互动中,“文化交流”有了可被感知的温度。

返程路上,我想起2024年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梅先生的表演惊艳世界,他在海外的演出亦是中国戏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小百花的海外越剧交流已化为深入民间、拥抱个体的涓涓细流,我想,越剧出海已是一个悠长而浪漫的文化交往故事。

(作者为青年越剧演员)



### 日用器物,以美滋养生活

观赏展厅中充满艺术想象的日常用具、精美别致的妆容服饰,我们可以发现在古希腊人心中,生活器具是展现美的载体。阿尔忒弥斯金链网头饰(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可谓头饰中的奢华之最。头饰中央刻有女神阿尔忒弥斯半身像,她右肩负箭筒、目视左前方,四周纹饰富有变化。链网上镶嵌着红宝石和蓝玛瑙,无论戴在头顶还是套于发髻,女性都能在动静间展露高贵之美。

同样,那些器形各异的陶瓶原本大多是实用品,却因古希腊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新能力吸引人们驻足品味陶瓶绘画艺术。例



④

如,黑底红画陶迪诺斯罐(约公元前420年)上绘有一队人翩翩舞动的画面,其中酒神狄奥尼索斯在森林之神和女祭司们的陪伴下纵情舞蹈,令人印象至深。陶器画家描绘了林林总总的形象,题材不仅包括战争狩猎与神话故事,更有日常生活和劳动场景。

本次特展展出了一些小型古希腊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人像、青铜镜和青铜小构件等。一面青铜折叠镜(约公元前260年)上雕刻着发型精致、佩戴珠宝的女性头像。它们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古希腊与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造型迥然有别,各自有着不可替代的工艺、审美与历史价值。

古希腊艺术的灼灼风华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巨大精神财富。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确立了女性人体美的造型典范,此后派生出不计其数的变体,其中包括卢浮宫博物馆里的“米洛的维纳斯”(约公元前150年)——这尊举世闻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像激发不同流派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并在当下延续。譬如,法国艺术家罗朗·佩布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创作的系列彩色雕像,就是以米洛的维纳斯为基准而作。古希腊雕像所延伸出的现代性风采,令世人惊叹:美的古希腊艺术不朽!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特展“美的多元”学术顾问)

图①: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②:阿尔忒弥斯金链网头饰。

赵文宇摄(影像中国)

图③:黑底红画陶迪诺斯罐。

浦峰摄(影像中国)

图④:青铜折叠镜。

图⑤:展厅一角。

图④、图⑤均为杜建坡摄(影像中国)



### 云冈石窟中的双兽斗拱——消失的前爪

王炜

当我们走进建于公元5世纪的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可以在西壁中部看到一座雕刻繁复精美的佛殿。佛殿的柱头斗拱轮廓貌似传统的“一斗三升”(一个栌斗承托一个横拱,其上承接三个小斗组成的斗拱结构),这其实是两只身体相连的怪兽,它们昂首张嘴、前爪趴伏,身体相连处装饰獠牙横生的兽面(见上图,云冈研究院供图)。

此类斗拱在云冈石窟并非孤例。在第1窟中心塔柱的下层,双兽斗拱上已不见怪兽前爪,而是在一斗三升的轮廓内雕刻了兽首和兽身。而在年代与上述洞窟相近、相距约20公里的宋绍祖墓,工匠在一斗三升斗拱正面彩绘了相连的兽头,怪兽的前爪和躯干都被进一步简化。

这样的柱头形制和装饰元素在我国当时及之前的建筑中并未发现,其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古波斯地区。这是当地最富特征的装饰题材和手法之一,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即“波斯第一帝国”)的都城——波斯波利斯遗址上,至今矗立着顶部装饰着双牛、双狮、双马或双神鸟的高大石柱。

公元5世纪的北魏和波斯相隔万里,却并非“陌生人”。波斯在萨珊王朝(即“波斯第二帝国”)治下臻于极盛,有能力有兴趣与遥远东方建立联系;北魏则统一中国北方地区,令一度阻滞的丝绸之路重现活力,为对外沟通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正是丝路东端的中心城市。这一时期,波斯使者频繁来访,政治上的通使和经济上的通商互相促进,广泛发现于北魏墓葬中的波斯风格金银器、铜器和玻璃器显示了东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从云冈石窟柱子(尤其是柱头)多样的形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气息。例如,第7窟的元宝式柱头或与古印度有关;第8、9等窟发现了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柱头;同样源自古希腊的柯林斯式柱头则见于第1、3、4等窟。这些元素荟萃于此,与佛教的东传密不可分。

佛教艺术如同发端于古印度地区的一条河流,携带着其地域风格,沿着青藏高原西缘北流至西域地区。在此过程中,它开辟道路也吸收养分,西域地区丰富多元的文化面貌改变了它,也壮大了它。古波斯、古希腊的艺术元素,可能就是在这里融入佛教艺术,使涓流渐成洪流。它继而东折,经丝绸之路流向中原,为东西交流和中外交往提供了动力和通衢。我们在云冈石窟中感受到的,正是北魏时期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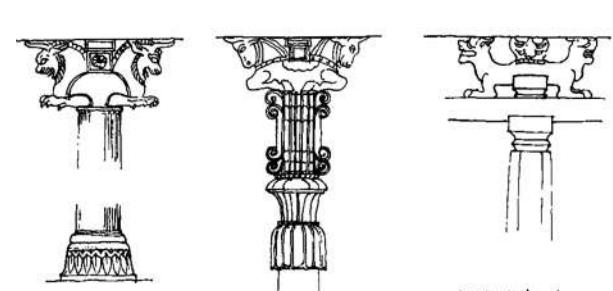
佛教和中华文明是相互成就的。对佛教来说,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濡染,使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汉传佛教最终形成,继而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对中华文明来说,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掺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沛养分。

让我们回到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西壁佛殿使用的带有波斯风格的双兽斗拱,东壁佛殿则是传统的一斗三升,如果将东、西壁佛殿图片拼在一起,二者浑然一体,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区别。这是因为佛殿的整体形制和具体结构,如立柱、阑额、斗拱、椽、瓦、檐、脊,乃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构架原理,无疑都来自中华传统,外来元素只应用于局部装饰。

双兽斗拱前爪的存在,是波斯建筑元素在中国传统建筑上的“移花接木”,是外来风尚;取消突破斗拱整体轮廓的前爪,使双兽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附属装饰,则是“国风二创”。存在与消失,不能简单在时间上排比为发展序列,却生动反映着中华文明在建筑领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方式和借鉴程度。

梁思成先生曾对此做过精辟总结:“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末动摇中国基本结构。”我们惊叹相隔万里的北魏和波斯建立了深入而广泛的联系,更惊叹具有浓郁波斯风格的双兽柱头,在中华大地上收起了标志性的前爪。

(作者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波斯式兽形柱头

波斯双兽斗拱头两种与云冈石窟双兽斗拱,梁思成绘。云冈中部第八洞即如今编号的云冈石窟第12窟。